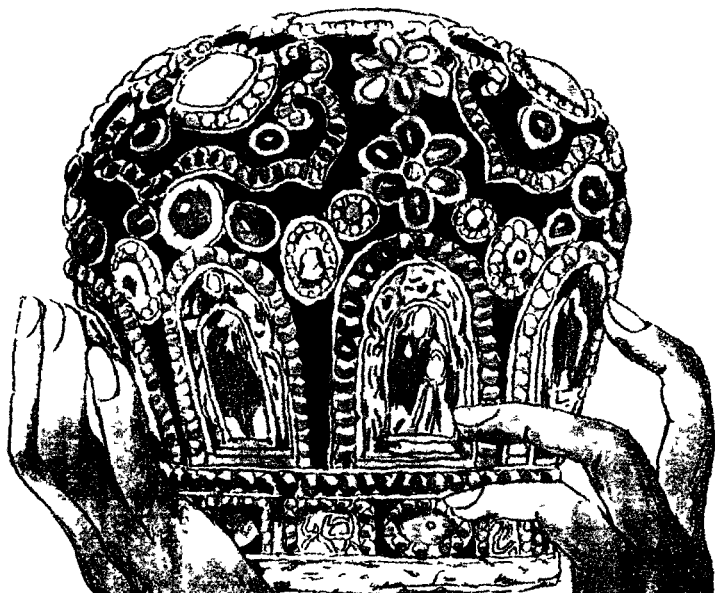


H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I  
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社 编

宝物传奇故事



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SH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I

## 宝物传奇故事

---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苏州日新印刷包装集团公司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87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

ISBN 7-5346-1416-3

---

I·303 定价：4.50元  
责任编辑：颜煦之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闪光的岩顶	1
十二把椅子	7
水晶鞋传奇	17
漂瓶传奇	19
阿勒图什的宝剑	32
神秘的珠宝店	34
宝剑和号角	44
“鄂托皇冠”的疯卫士	54
《兰亭序》传奇	61
猫儿眼祭刀	69
黑郁金香传奇	75
海岛上的无价之宝	90

黑珍珠	92
秘密财宝	100
熊本让宝	115
慧眼识骏马	123
奇贼藏珠宝	126
宝藏出自荷马史诗	129
施利曼宝物	139

# 闪光的岩顶

十八世纪末，在非洲南部兴起了一股淘金热。托米是个孤独的淘金者，他生在英国，后来当过水手，当他服务的海船在印度洋失事后，他被波浪送上马达加斯加岛。在那儿，他学到了淘金的手艺，淘到好些金沙，卖掉后赚了不少钱。他在海滨盖了房子，娶了一名牧师的女儿当妻子。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他外出淘金回来，发现家里遭到抢劫，房屋被烧毁，年轻的妻子也变成了一段焦炭。

他收拾了一些东西，渡过海峡，离开了令他伤心不已的海岛。

海峡对面的南部非洲，听说盛产黄金和钻石，不过，由于干旱缺水，他的淘金手艺用不上了。他决定寻找比黄金价值高得多的钻石，一旦获得成功，他将搭乘回英国的海船，到家乡去侍候自己年迈的母亲。

于是他花了一笔钱，买了一匹马就出发了。

在深入南部非洲腹地的途中，他听到了不少关于钻石的传说。他注意到，几乎每一个传说都与一个名叫马祖克的地方有关，他问清了前往马祖克的方向，就纵马奔向那里。

马祖克是个小镇，因为这里是钻石的集散地，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村镇。这里驻有几个部落酋长们的私人军队。军队和军队之间常常大打出手，弄得小镇不得安宁。但是，奇怪的是，士兵们并不是为了争夺钻石而打架，最主要的却是酗酒斗殴。为此，酋长们商量后推举了一个名叫哈克的英国人当了镇长，由他协调军队之间的矛盾，管理小镇的日常事务。哈克娶了黑人妻子，生下三个混血儿，他秉公办事，把马祖克小镇治理得井井有条。

托米对哈克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并询问他是否能在马祖克找到钻石。哈克皱着眉头说：“马祖克有的是钻石，但都在各人口袋里，你打算把它们从别人口袋里弄来吗？”

托米坚决地说：“不，我绝不是海盗和小偷！我的妻子刚被那种人杀死，我不会学他们的样子的。我相信，马祖克还有未被人们找到的宝藏，我会将它们找出来的！”他询问能否找到懂英语的助手。哈克告诉他：“人倒是有一个，他的名字叫拉西里，现在正醉倒在街角的小酒店里。但是，你得当心他，我觉得，他不是个想靠诚实的劳动发财的人。”

托米点点头说：“我暂时还不会雇佣他，除非我已有了明确的目标。”说完，他起身告辞出来，又去街角那儿看了一下醉汉拉西里。

拉西里也是个英国人，据说是被一条海船撵下来的。哈克怀疑他犯了偷盗罪，而他自己声称是喝醉酒得罪了船长。现在，他靠变卖随身物品过日子。

托米骑着马，在整个马祖克地区转了一大圈。曾经出产过钻石的两个废矿他都仔细去勘查过，觉得那儿的油水真的被榨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发现，靠着两个废矿的大峡谷和一座陡峭的悬崖，却很有希望找到珍贵的钻石。特别是那座悬崖，在

它的岩石顶上，常常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就像上面堆满了钻石似的。

困难的是，悬崖高不可攀，形状又像一只倒放着的梨。更使人望而生畏的是，悬崖四周常常蹲满了凶恶的黑雕，它们密切注视着接近大峡谷的动物和人，随时俯冲下来，合力将猎物撕成碎片。据接近过大峡谷的人说，曾有三个人企图攀登上那闪光的岩顶，但都被黑雕们啄死吃掉了。这些黑雕，就是传说中的“钻石保护神”。

听到这一传说，托米更相信岩顶上有暴露着的钻石。根据他淘金的经验，那个大峡谷里也应该有，这些钻石该是地壳变动时从地球深处抛出来的。

他在最靠近大峡谷的一家小店里住了下来。

岩顶是无法爬上去的，大峡谷也是没法攀援下去的，唯一取得钻石的方法，是请那些黑雕帮忙。

托米买了个头盔，还特别做了一件牛皮服装，外面再用铁丝缝上铁片，这就成了一身铁甲外套。他给自己的马也披上了一身铁甲，就出发到悬崖旁去了。

那些黑雕老远就发现了他和马，竟黑压压地朝他扑了过来。马被惊得直立起来，差点将他掀翻在地。他胡乱开了一枪，就仓皇撤了回来。仔细一看，罩着马眼的铁丝框已经几乎要被扯坏了。

他想：黑雕为什么要攻击人和马呢？难道它们正是传说中的“钻石保护神”？很快，他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黑雕是由于饥饿才向人类攻击的！

第二天，他到马祖克镇上买了一车带血的牛肉，用刀剁成方方正正的一块一块，再装上车，由他的“铁甲马”拖着，再次向闪光的悬崖出发。当他看见第一只黑雕俯冲下来时，铲起

几块，迎着黑雕扔去。

黑雕们兴奋地叫着，舍弃了人和马，抓起大块的牛肉就向岩顶飞去。牛肉的数目比黑雕多，它们一次次飞下来，直到把牛肉抓光为止。

托米警惕地抓住马缰，不住拉正刚遮到马眼上去的黑布。不一会儿，他看到，黑雕们都蹲在岩顶上，撕扯起那些带血的牛肉来了。

这时，他小心地牵着马，一步一步朝悬崖走去，他希望能将马藏到山崖的凹处，免得凶暴成性的黑雕再来袭击。

突然，一只黑雕似乎发觉了他的意图，竟叼着一大块肉俯冲下来。当它的爪子在托米的铁甲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时，它似乎一下子又改变了主意，折身又飞向岩顶。而且，竟将它嘴里的那一大块牛肉留在托米的脚下。

托米捡起牛肉，仔细一看，上面竟沾着一块闪光的钻石！

不一会儿，黑雕们为了争抢大块的牛肉，竟在半空中争斗起来。托米在掉下来的一块牛肉上，又找到了一块钻石。这两块钻石，就足够他在马祖克住上五年了！

他兴奋地跳上马，带着钻石往回奔去。

第二天，他又去弄来了一车肉，如法炮制，竟又在掉下来的肉上捡到了三块沾着的钻石。他还仔细地在靠近悬崖底下的黑雕粪中翻找，竟也找到了一块小钻石。

这样，他连续干了一个多月，竟积攒了二十八颗大小不等的钻石。他想，一旦积满了三十颗，他将离开马祖克回英国，这些财富足够他和母亲过上一辈子了。

但是，钻石却越来越难捡到了。

岩顶仍然闪着光，一点儿也没减弱半分。

托米想，很可能，那是些大钻石在闪光，它们不会被带血

的牛肉沾上去，也不会被黑雕吞下肚子，因此，仍旧在太阳下熠熠闪光。’

托米找到那个嗜酒如命的拉西里，对他说。“我估计，闪光的岩顶上有钻石，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攀登上去看？”

拉西里喝了口酒，瞪了他一眼，说：“你想死吗？咱们又不能毒死那些黑雕——这样，土著人会跟我们拼命的。即使那些黑雕不存在，要爬上悬崖，也是做梦。我看你每天到镇里来买牛肉，是不是已经将那些黑雕驯服了？”

托米望了他一眼，想把找到小钻石的秘密告诉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拉西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别胡思乱想了，能挣点钱就挣点钱……你看我，没有钱，不是照样喝酒？”

托米点点头，觉得自己不该太贪心，是该考虑回国的事了。他喝完拉西里敬上的酒，又问了一些海船的情况，就带着新买的一堆牛肉，骑上马，摇摇晃晃地回到住地。

第二天上午，他被阵阵惊呼声吵醒了，睁眼一看，屋子里尽是士兵。镇长虎着脸向他喝问：“是你杀了店老板吗？”

托米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枕头底下的小布袋，发现它竟不翼而飞了——那里面藏着他用生命换来的二十八颗钻石呀！

他哇哇叫出声来，跑到外屋，一眼就看见店老板的尸体躺在放牛肉的车里，身上挨了六刀。那刀，正是他的。

钻石不见了，自己又被当成杀人凶手，托米急得愣住了。

这时，哈克走了过来，说道：“别紧张，我只是按照惯例问你是否杀了人。我相信，这不是你干的。我听说，你常常到镇上去买牛肉，请你将这里面的奥妙告诉我。”

托米觉得，自己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只有哈克一人了。

店老板被害，如果没有哈克为他申辩，他将被土著人碎尸万段。他立刻将用牛肉引得黑雕带下钻石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哈克。哈克听完了问：“你将这个秘密告诉过谁吗？”

托米想了想，说：“没有。但是，昨天我跟拉西里喝酒时，曾提议和他一起攀上悬崖去寻找钻石。”刚说到这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那匹马也不见了，那些买来的牛肉也不见了。哈克镇长立刻说：“看来，是拉西里猜到了你的秘密，偷走了钻石，又杀死了发现他秘密的店老板……”

托米马上说：“他没穿上铁甲，也没让马披上铁甲，如果他到悬崖那边去，会死在那儿的！”

哈克镇长摇摇头说：“恐怕这个贪心的家伙是去了悬崖，否则，他是不会让马将牛肉也带走的。”

托米披上铁甲，跟着哈克镇长和一群带着枪的土著人，赶到了悬崖那儿。

拉西里的尸骨乱撒着，他的马和托米的马也被啄死了，而那两只束紧牛肉的口袋，却一点也没被撕破。

托米找到了放钻石的口袋，分了一半钻石给哈克镇长，请他接济镇里的穷人。他将带着剩下的钻石回英国去，如果能找到拉西里的亲人，他也想接济一下他们。

岩顶上仍闪着光。

(万选之)

## 十二把椅子

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苏联，那时距十月革命成功才几个年头，社会上乱糟糟的。

当年的首席贵族基萨，眼下早失去了当年的威风，只担任县户籍登记处的一名办事员。他身高1米85，两肋犹如搓板一般，手长脚长像是蜘蛛精投胎似的。他早年丧妻，只与岳母住在一起。

4月里的一天，他的岳母佩图霍娃太太突然弃世。临死前，这位过去的贵族太太回光返照。她将她的女婿叫到床前，低着嗓门道：“基萨，您可记得咱们客厅里的那套家具吗？”基萨平日虽然一百二十个的讨厌这位丈母娘，可在这节骨眼上却表现出少有的殷勤。他点点头道：“记得，记得一清二楚……有1张沙发，12把椅子，外加1张6腿的小圆桌。……您怎么想起这个来啦？”老妇人吃力地说：“我……我把钻石缝到其中的一张椅子中去了……”这句话恰如一个晴天霹雳，害得基萨的百脉沸涌，心旌摇摇，忍不住喘起气来。因为这笔财宝包括珍珠3大串，合110颗，钻石坠子、钻石戒指、耳坠、宝石手镯、珍珠项链、冠状头饰……总共价值15万卢布，这可是笔巨款啊。他

还以为这个老太婆早已将它们上交给苏维埃政府了呢。他还想进一步问个清楚，不料这时老太太突然抽噎了一声，整个躯体一下子滚到床边，一只手划了个半圆，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下葬了岳母，他家已空无一人，基萨决心去找回这笔巨富，让自己的后半辈子快快活活地享受一番。他携带了他仅有的一点小积蓄，染好了头发和胡子，弃家动身上老家老城去了。

且说还在基萨知道这个重大秘密之前，本区的神父费加也知道了有这么一笔藏金。这是老太太在临死忏悔时不慎漏出的口风。这位道貌岸然的神父马上动了凡心。他毫不犹豫地剪掉自己的胡子，换上俗人穿的衣服，也动身上老城去了。

先说基萨来到他离开多年的老家，老屋子早变成了老城省保险公司社会保障第二院，只有看门的门房还未曾掉换。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老爷，他还当他是从国外偷渡回来干反革命勾当的呢。这时，门房里正好有一位干正事一无所能、干歪门邪道百样精通的年轻人奥夏在那里宿夜。这人二十七八年纪，长得墩实粗壮。凭着他的嗅觉，他马上就知道基萨此番回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用他的那张如簧巧舌，不出1个小时，已将基萨藏金的秘密和盘弄到手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基萨是个头号大傻瓜，而是他才一出门就发觉自己口拙手笨，脑筋也大太的有欠灵活，要完成这么一件艰巨的任务实在不是他力所能及。他本能地觉得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正适合做他的助手。

于是，奥夏就开始与他谈到正题上来了。他郑重其事道：“老兄，咱们有话在先，一旦珠宝到手，作为合作的直接参加者和技术指导，我可要六成的呀。”基萨跳了起来：“你说什么话？这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奥夏问：“那您打算给我多少呢？”基萨说：“二成。”奥夏坚持道：“二一添作五，你一半，我一半。”他俩就这样讨价还价了半天，最终以基萨六成，奥夏四

成成交。随即，他们的追宝行动就开始了。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看门老头打听这 12 把椅子的下落。奥夏在这些事上是一位能手，他东扯西拉，没聊几句，已得到了确凿消息：1919 年全部家具都被运到住宅管理科，只留下 1 把客厅用椅，先由看门老头坐了一阵，后被社会保障第二院的事务主任拿走了。在一旁的基萨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地问：“那么，老伙计，这是说，有 1 把还在这栋楼里？这很好……这把椅子，你们没……修理过吧？”看门老头道：“用不着修理。这把椅子的手艺好着呢，即便再用上 30 年也不用修。”

哥儿俩马上动手，奥夏冒充消防队里的检查员去找老城社会保障第二院的事务主任，说要检查工作。他神气活现地走遍了这座养老院，企图找到留下的那把椅子，可是踪影全无。他趁事务主任走开的当儿，又查问了老太太们，老太太们气愤地告诉他，就在今天，事务主任将这把椅子卖掉了，这家伙常常偷东西出去卖。

奥夏走近事务主任，一字一顿地悄声问道：“老伙计，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一个熟人，他也曾经盗卖过国家家具，现在正蹲在拘留所里。你把椅子卖给谁了？”事务主任预感到他有可能要挨揍了，他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卖……卖给了倒卖贩子。”

奥夏追问道：“那贩子住哪儿？”事务主任说：“我……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

然而时来运转，正当基萨在一条小弄里瞎闯时，猛然间，他感到手掌心一股热气，肚子里一阵冰凉。原来，迎面正好走来一个慈眉善目的公民，像拎着一大提琴似的拎着一把椅子。他定睛细看，这不是他家的椅子又是什么？基萨俨如一头豹子似的一纵而起，扑到这可恶的陌生人跟前，将椅子一把拽了过来，陌生人也一把拽了回去。基萨咬咬牙，死攥住椅子，咕噜道：“你

倒想得好！”这陌生人把椅子抓得更紧了，嘴里喃喃说：“还抢上了。”两个人默默地争夺，你夺过来，我夺过去，终于，椅子在两人的争夺下咔嚓一声折断。两位对手无暇相顾，一齐动手，撕拆椅子的坐垫，将手探进毛绒填料里去。5分钟后，烂毛绒四处飞扬，弹簧四散滚去，然而，椅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直到这时，基萨才认出对手，这人正是神父，不过这时他已剪掉了胡子。于是，一对冤家又分道扬镳，去各自寻找他们的财宝。

其余的11把椅子到底落入谁人之手？奥夏亲自出马，上已经退休了的老城公用事业局档案室主任那里去。他自称自己是革命前的首席贵族之子，“想找到家父的几件家具，以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这个骗局很成功，他了解到了分配的详情：有1把分配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废军人格里查楚耶夫同志，其余10把则全送进了莫斯科家具工艺博物馆。但他在听后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连一文劳务费都不给，气得这个老头簌簌发抖。

奥夏前脚才走神父费加后脚也进了门，他也是来问这11把椅子的下落的。老头马上从他手里捞回了报酬：他撒谎说，12把椅子一把不缺地在葡萄街34号的勃伦斯同志处，并在费加手里骗到了5枚金币和12个银币。

且说奥夏和基萨两人商量着决定首先解决那孤零零的一把。他们先打听到了格里查楚耶夫的地址，一问，残废军人已经过世，他的未亡人正在待嫁。奥夏马上寻上门去，说要与她结婚。他们马上打得火热，等奥夏将寡妇家门的钥匙骗到手之后，连夜就将寡妇家的那把椅子，连带1枚胸针、1只金镯、6把镀金小羹匙和1个茶滤子一古脑儿偷了出来，溜之大吉。可惜这把椅子中同样空空如也。

于是，基萨和奥夏就只好动身上莫斯科去了。当他们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莫斯科，人家告诉他们，这些家具在仓库里

一存7年，直到昨天才送到拍卖所去出售，明天将公开拍卖。这时基萨和奥夏的口袋里还各有200卢布，估计足可以将这10把椅子买到手。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拍卖前一天的晚上，基萨觉得郁闷难解，就独自一个外出去寻欢作乐。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与丈夫吵架出走的女人，就同她一起去舞厅跳舞，不料舞厅里狠狠斩了他一刀，他的200卢布花得一文不剩。

第二天，拍卖开始，奥夏和基萨双双来到拍卖所。好不容易等到拍卖这10把椅子了，拍卖员叫道：“10把宫廷椅子。胡桃木的。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完好无损。80卢布。”全大厅的人都活跃异常，手一只接着一只地举了起来。拍卖员在叫：“120卢布——135卢布——140卢布——”当价抬到145卢布时，拍卖员举起了他的漆木槌，奥夏猛的把手往上一扬，声音不高但十分沉着地叫道：“200卢布！”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看这两位。价格太高了，没有人再要，拍卖员的木槌终于敲了下来。服务员小姐过来了，说：“请付230卢布，因为其中你们还得付百分之十五的代售税。”奥夏掏出了200卢布，对基萨说：“亲爱的，掏30卢布，快点，您没看见吗，这位小姐等着呢。”可是基萨含糊其词地喃喃道：“我……我没钱。”奥夏问：“您那200卢布呢？”基萨搔搔头皮：“我……我……我弄丢了。”拍卖员气坏了，大声说：“根据拍卖行商场的规矩，凡拒绝交付购物品全价者，应立即退出大厅。椅子交易就此取消。”人们恶意地哈哈大笑，朋友俩被人们轰出了大厅。

一到大门外，奥夏狠狠地给了基萨的腰眼一拳，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大厅里面在将椅子分批拍卖，10把椅子分成4批卖了出去：一批4把，一批2把，一批3把，最后一批1把。机灵的奥夏即打发流浪儿去跟踪查访买主的住址，谁查实了可以

得到1个卢布，果然他把买主的地址全弄到了手。2把为一女子买去，在瓦尔索诺弗耶夫胡同17号；1把系民族宫《车床》编辑部的庶务主任买下；4把落在哥伦布剧院里；3把则由买主拿着走进了十月车站的货运处。这两位冒险家只好重新分头出击。

话说买下2把椅子的那个女子名叫爱乐奇卡。她说话仅会使用30个单词，在奥夏拜访她之前，她正跟她的丈夫吵了一架，她的夫君一气之下搬到别处住去了，走时将这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也带走了。爱乐奇卡是个爱时髦、没头脑的轻佻女人。奥夏与她交谈不到几句就摸到了她的脾性。他一口咬定眼下欧洲的阔绰人家都已恢复了倒茶用滤嘴的这个古老习惯，他随即用从寡妇家里偷来的那只滤嘴换了她的一把椅子。这件事做得干净利索。奥夏不待这个女人醒悟过来，便将茶滤子搁在桌上，向这女人问明了她丈夫的住址，背起椅子，彬彬有礼地告辞而去。遗憾的是这第三把椅子也像前两把一样，并无珠宝。

基萨是被派到民族宫《车床》编辑部的庶务主任处去取另一把椅子的，给他的经费是25个卢布。基萨找到那里，忘了敲门就把门推开了。他像个梦游病患者，三脚两步走进了室中央，一眼看见了这把椅子，而室内竟空无一人。他魂不附体地拖了椅子就走，就在这时，主人在门口出现了。他一见有人从他房间里往外拿椅子，便挥舞着手里的裤子，跳将过来，叫道：“您疯了！我抗议！您没有权利这么做！”他因为没付房租，家具被查封。他还以为是提前来搬走家具呢。基萨顺从地放下了椅子，嘟嘟囔囔道：“对不起，误会了，因为这是任务。”然后，他只好傻头傻脑地空着双手走了。当然，他回去之后少不得要遭到他的同伴奥夏的一顿辛辣的讥讽和嘲笑。

且说奥夏来到了那个轻佻女人的丈夫那里，正值这位工程师洗澡时没了水，他跑出浴室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不料一阵风

刮来将门关上了，他赤条条地躲在外面，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奥夏走近门旁，将大拇指又长又黄的指甲探进暗锁缝隙，上下左右轻轻拨弄了一阵，门竟悄然开了。工程师对他的帮忙感激得不得了。奥夏趁热打铁，说：“只是小事一桩，不谢。您夫人让我到您这里来取这把椅子。她说她要将两把椅子配对成双，准备以后给您送来一把圈椅。”工程师大方地说：“请便。不过何必劳您大驾？”奥夏谢过了，扛起第四把椅子就走。叫人糟心的是这把椅子中还是什么也没有。

编辑部庶务主任的那把椅子还得奥夏出马。他一去就冒充自己是政府官员。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同志？您竟敢逼走国家机关的专差，这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吧。我非要将家具运走不可！”这位主任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说：“不成，你没有权利运走！”奥夏一把抓住椅子，吼道：“关于权利的问题，公民，您最好少说废话，应当知趣点。请您把家具腾出来！要遵守法律！”他不顾主任再三的抗议，提了椅子扬长而去。只是这把椅子还是像前4把椅子一样，里面连一点财宝的影子都见不着，甚至让人怀疑，基萨的岳母是不是在临死前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

余下来的七把椅子可不太好办，奥夏和基萨研究的结果是先着落在哥伦布剧团上。正好这个剧团外出演出，他们登上了一艘轮船，沿着伏尔加河一路演过去，4把椅子正是他们随身带走的。这一对寻宝的家伙上不了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恰逢剧团里的画家病了，要招个广告画家代替，奥夏就冒充画家，带上助手基萨一齐也上了这条船。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上船的目的地是找椅子中的财宝。

深夜一时许，这位无所不能的伟大骗子手奥夏走出了自己的船舱，尾随在他后面的是忠心耿耿的同盟者基萨。他们登上